

城市空间生产：性质、逻辑和意义

孙全胜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工业化生产与城市空间生产是发达工业社会的两个不同过程: 工业化生产包含城市空间生产, 并促进城市空间生产; 城市反映工业化生产, 并反作用于工业化生产。为了克服城市空间生产问题, 就要实行都市革命、变革城市空间结构和生产出差异空间。城市空间生产是全球化的背景资源与现实语境, 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结果。城市空间生产批判理论沿袭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理路与分析方法, 从空间维度补充了马克思主义, 对于分析发达工业社会的城市化趋势和中国城市化问题, 有重要启示作用。

【关键词】列斐伏尔; 城市空间生产; 理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列斐伏尔^①凭借空间生产视角为城市发展研究补充了空间维度。他将空间生产与城市空间、都市革命结合起来, 开启了后现代城市空间批判。城市空间生产既是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扩张的主要手段, 又是后现代消费社会空间生产的集中展现和运作逻辑。城市空间生产让城市空间碎片化, 也让城市空间从静止走向流动。列斐伏尔考察了城市空间成为商品的过程, 并对城市化和空间生产的关系做了考察。研究城市空间生产批判理论, 无论是对继续推动社会空间理论的发展、增强空间意识, 还是对深入认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本质, 以及促进中国特色城市化建设, 都具有重大的指示作用。

1 城市空间生产与城市革命

1.1 争取城市权利

列斐伏尔清晰界定了城市空间生产和工业化生产的关系, 揭示了城市化对日常生活的价值, 主张争取城市权利和差异空间, 以复归日常生活的真正含义。“城市权利”就是居民能够自主控制城市空间生产过程, 而有权拒绝外在力量的专制操控。城市化让商业集中于市中心, 需要哪里的居民迁

走, 实现城市权利, 公民就有权不搬迁。差异空间就是反对空间生产的同质化, 即拒斥空间生产的僵化模式。列斐伏尔声称, 社会学的创新点在都市空间, 而不是荒芜的乡野。人们要拒斥的是技术工具理性, 拒斥日常生活的无聊循环。都市革命是艺术化的变革, 是反抗城市景观控制的试验运动, 是灵动的生活, 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存在。

现代都市是工具理性极度膨胀的结果。城市空间生产是少数资本家操控、民众被迫观看的作秀。城市化的背后推动力量是利益。受利益驱动的城市空间生产铺天盖地的向人们涌来, 让人们眼花缭乱。控制与被控制、观看与被观看构成了城市空间二元对立的因素。城市问题已经蔓延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工业革命改变了乡村, 而城市革命能变革日常生活的质量。城市革命既关注城市的建构和发展问题, 又关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的质量。城市空间不只是建立在物质资料生产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而且生产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并引导社会空间形态改变。因此, 城市已经取代技术、工业变成革命的主导因素。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增殖的承载者。资本主义凭借城市空间生产延续了生命。由此, 城市空间转换为商品, 城市空间生产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内在机制。于是, 革命将爆发于聚集了过多经济政治压迫的中心城市, 而不是边缘空间。

1.2 变革空间结构

列斐伏尔呼吁变革都市空间结构, 生产出差异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ZX07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JA720004)

空间。城市空间生产的需要指导了工业化方向。工业社会不标志着人类文明的终结,而只是为都市社会做铺垫。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先导。城市空间是实现技术革新、机械化生产和大规模经济的最佳选择。工业化对城市起指挥作用。工业创造了城市空间,城市空间生产反过来创造了工业。城市空间生产没有改变社会关系,但充当了技术的调节作用。发达工业社会凭借城市空间生产不但转嫁了经济危机,而且缓解了阶级矛盾,由此,城市空间生产成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缓解各类矛盾的必要手段。然而,城市空间生产内部依旧矛盾重重,城市空间生产并不是包治社会种种矛盾的良药。马克思只是从资本主义运作过程考察城市的作用,而列斐伏尔则考察了空间生产与城市的互动关系。

列斐伏尔还考察了马克思对城市空间生产的阐释,论证了阶级斗争的城市空间性。城市空间生产了最多的剩余价值,让资本凭借空间生产获得了更多利润。城市化推到了一个个村落,让乡村成为城市的“压榨物”。而发展中国家和贫困阶级处于空间的边缘。城市化作为资本主现代文明的癌症,需要治疗,治疗的措施就是变革空间结构。列斐伏尔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中,试图疏导中心和边缘的错位。城市化运动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生产中心。“任何一个‘社会存在’在成为现实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同时生产出来自己的空间,它就是一个古怪的实体。”^[1]列斐伏尔将改变城市空间结构作为改革的主要任务,要通过对空间生产的批判复归生活的本质,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列斐伏尔将“空间生产”^[2]范畴作为城市研究的起点,并用空间冲突取代阶级斗争,以日常生活批判考察空间生产活动。以往的城市研究忽视了空间的社会意义,并且缺乏社会批判精神。而列斐伏尔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资本增值过程结合起来。城市空间生产的对象有两种:城市空间中的事物和城市空间本身。人类很早就开始生产城市空间中的事物,而城市空间本身的生产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空间不是静止的既定秩序,而是不断运动的动态生产过程。城市空间是工业生产的结果,带有资本增殖的逻辑。城市空间生产既是发达工业社会生产力进步的结果,又是资本获取利润的必然媒介。在发达工业社会生产模式的主导下,城市空间生产的潜在规则就是资本增殖力量。城市空间成了争名夺利

的场所。城市空间的建设、规划、设施等都是资本增殖的手段。城市空间是体现意识形态的规划,是生产方式的载体。城市空间分解着传统,创造着新的生活模式,让消费娱乐占据日常生活舞台的中心。由此,列斐伏尔将城市空间、日常生活、生产关系结合起来。

2 城市空间生产的属性: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

列斐伏尔选择空间作为考察城市问题的入口。空间也是深入日常生活的钥匙。日常生活的生产、消费、休闲等活动都在空间中进行。都市化其实就是城市空间生产过程。城市空间是资本运作的产物和社会矛盾的中介。城市空间不只是简单的物理范畴,而且是具体实践的社会概念。城市空间生产既具有自然性和精神性,又具有社会性,呈现着经济关系和政治意识形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生产批判从城市空间的属性着手,对于促进空间正义有重要启发作用。

城市空间生产具有三重属性:自然性、精神性和社会性。城市空间的自然性呈现为空间中进行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实践。作为物质资料生产的物理场所,发达工业社会的城市空间与道路、旅游、工作地点紧密相关。这些具体的、感性的空间是能够进行准确测量和细致刻画的。感性的空间是传统空间科学考察的重点,是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的基础场所。城市空间的精神性表明城市空间是范畴化的空间规划,是政府官员、物理学家、规划者等所想象出来的空间。作为生产关系和生产秩序的制造者,城市空间呈现为一个由景观、符号、色彩等要素组成的乌托邦精神世界。城市空间的社会性证实城市空间展示着统治秩序,有着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就这样,列斐伏尔阐述了蕴涵物质性、精神性和社会性的城市空间。

2.1 城市空间生产具有自然性

城市空间首先是物质形式的存在。“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3]。城市空间既是质料和形式上的存在,又是社会关系的具体呈现和载体。城市空间是普通的、第一眼就能感觉到的东西,是能够被体验的物理环境,与其他空间产品没有太大的异质性。城市空间不是学理性的起点和终点,而是实在的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城市空间作为现实的物

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外部“容器”。城市空间形态虽然是按照一定目的组建的,但它却是真实存在的。城市空间按照差异和使用尺度,具有三个维度的价值:其一,如小区、公园、城市景观、酒吧、餐馆、商店和其他的日常小尺度空间产品,具有市场出售的价值;其二,如具体城市、旅游区、开发区、交通基础设施和其他大型空间产品,具有社会交换价值;其三,行政边界与特定的制度空间,如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共同体等,具有政治意识形态价值。城市空间自始至终不能脱离物质资料生产而独立存在。特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模式产生出特定的城市空间形态。要消解旧的空间形态就必须创造出新的空间形态。城市空间生产活跃于发达工业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各个领域。发达工业社会为了资本增殖,将大量资金投入城市设施的建设上,导致资本的过度集中,阻碍了资本的有效流通,于是资本需要不断地毁灭旧的城市格局、建立新的城市格局,以实现资本运作。城市空间建设完全遵从资本的增殖需求,这让许多新建的城市设施完全成了摆设,一些新的商业建筑刚建设完成就被拆毁,一些新的居民小区刚刚建完就面临拆迁。城市的商业占据中心位置,居住区移向城市边缘,娱乐场所的增多,都是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的展示。城市空间的物质性还展现在城市形态的爆炸。城市形态的爆炸不仅体现在城市面积的增长,还表现在城市向高处延伸,出现了一系列摩天大楼;不仅体现在经济过热,还表现在人口爆炸。城市人口爆炸导致城市拥堵,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在资源上展开了激烈争夺。城市空间不仅是消费场所和生产场所的组合,而且是沟通的载体和资本生产的工具。城市空间生产如同机器化生产,有自己的组织和逻辑,也如同工厂生产出新的产品,增加了社会财富。发达工业社会通过投资对城市不断进行规划和建设。城市空间生产自身把自己当作自己的对象和目的。

2.2 城市空间生产具有精神性

城市空间是一种同时具有自然尺度和精神尺度的社会空间。城市空间要呈现精神性,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形成空间体系、形成对人的诱惑、进入交换领域。而空间一旦具备符号功能和价值,就不仅是使用价值的载体,而且还体现着名誉、权利、等级、社会秩序、身份地位等。城市空间呈现的影像

都是经过加工剪接的,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经济意图。城市空间是消费工具和媒介,就像技术工具、土地原料和社会劳动。城市规划中越来越强调个体的独特性,让个人的欲望渗透进消费活动。符号消费让日常生活的物理空间消解,而兴起充满消费欲望的城市空间。城市空间布满资本的等级和秩序,布满资本的增殖逻辑和消费欲望。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是消费控制的等级社会。“消费受控的科层制社会”是列斐伏尔对现代消费社会的特征概括,也是他城市空间生产批判理论的基本范畴。人们购买的不是物品的实际功能,而是物品体现的符号意义。消费由幕后走上前台,控制着已经成为碎片的世界。发达工业社会凭借空间生产制造出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模式,让日常生活的价值都纳入符号领域。城市空间是不停变动的符号关系体系,是符号意义不断产生的系统。统治阶级处于社会秩序的支配地位,而下层民众只能被迫接受这种秩序。城市空间生产造就了时尚文化表面的欣欣向荣,也造就了大众文化的媚俗性和平庸化,遮蔽了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媒介制造了符号,符号建构了城市关系的基础。城市活动得到的不是真实,而是幻觉,不是具体事物,而是抽象关系。城市空间在符号的功能中呈现自己,推动着技术符号社会的形成。城市空间符号化进而造成了空间拜物教现象。空间拜物教既是媒介的欺骗,又是物化的价值观。城市凭借发达的媒介生产符号,让感性经验浮现在日常生活舞台,造成了虚拟空间。虚拟空间遵循着模拟的逻辑,完全远离事实和理性。在虚拟空间中,真假的区分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符号体现的身份和地位。媒介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让日常生活变成虚假的影像。日常生活的多元性、异质性被符号同化为僵化的模式。媒介凭借制造符号对社会生活实行了殖民统治。城市空间生产织成巨大的罗网,让人们无法挣脱。城市空间生产如同鸦片,具有催眠和麻醉的作用。由此,空间意识成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3 城市空间生产具有社会性

城市空间是具有社会意义的空间实体。空间产生于自然,又消解自然。城市空间既不是能动的主体又不是受制约的客体,而是感性的社会存在物。城市空间既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包含着能动的主体行动和客观的社会环境,呈现为城市空间的物

质性被资本增殖的社会性替代的过程;城市空间又是变动不居的,展示为自然空间转向社会空间的扩展过程。城市空间的社会性,既是由于空间与阶级斗争紧密结合,又是由于空间彰显着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城市空间既是资本获取利润的工具,又是资本意志的体现,不仅打破了空间平衡,而且偏向个体(个人财团),即资本一边。理想的城市空间应该达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城市空间的社会性还呈现在日益膨胀的消费主义。空间生产的结果是无节制的消费欲望,是对失望的补偿。人们通过创造新的欲望弥补日常生活的缺陷。人们越对生活失望,就越渴望消费,用欲望填充失望。“今天的调查显示,仍然有82%的法国人更愿意住独栋小楼而不是群体的集居楼里。”^[4]对城市空间的考察必须理清实际功能(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城市的建筑既能作为居所和生活场地用来居住、办公,呈现它的实际功能,也能被当作商品用来流通和出售,展示它的交换价值。空间生产中的实际功能和交换价值呈现着矛盾的状态。城市空间在不同人眼中,价值不同,有的人想获取使用价值,有的人想得到交换价值,于是产生冲突。人们需要的是物品的实际功能,而资本家需要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空间生产的矛盾在土地开发商和房屋购买者之间表现得最突出。市民要求房屋的使用价值,想得到居住场所以保证生活需要;而开发商希望维持高房价,以便获得最多的土地增殖。政府,为了经济和税收,要求实现空间的交换价值。而市民要求降低房价,以得到空间的使用价值。实际上,土地作为空间生产的重要要素,是资本增殖逻辑演化的题中之义。城市空间制约了我们,又塑造了我们。同时,人又在改造着自然和社会空间。当空间生产改造着人的思想、生活方式时,资本的意识形态便悄然地渗入日常生活。城市空间并非物质资料生产的平衡运作,而是社会斗争的集中场地,蕴含着面向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和开放性的发展。城市空间作为新的生产模式,延续着社会存在。于是,空间生产关系上升为社会关系。

3 城市空间生产的逻辑: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

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让人类由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发展。生产模式决定空间生产的方式,不同

的社会形态有着不同的空间生产模式。科技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城市空间生产。工业革命促进了大量城市拔地而起,“据估计在1800年,只有3%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1900年,上升到14%;到1975年,上升到41%;预计到2025年将会有60%的人生生活在城市。”^[5]人的社会空间形态经历了农业、工业、城市三种形式。人在农业社会里,基本的行为就是满足需要;人在工业社会的基本行为是工作;人在城市空间基本的行为是娱乐。城市作为消费和日常生活的中心,集中体现着全球性矛盾。因此,城市革命呼吁差异空间、空间融合和自由时间。

3.1 城市空间生产是全球化的产物

发达工业社会的城市空间生产必然要向全球布展。从宏观的角度看,资本的全球殖民扩张,改变了全球空间生产景观,最终导致西方先进文明对落后东方国家的统治;在微观上,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的扩大,形成了一个个具体的城市,而随着城市空间的膨胀,阶级对立和工人运动也蓬勃兴起。资本增殖逻辑下的城市空间生产逐渐变成资本主义的主导经济模式,“资本积累无休止的空间实践,如今已渐渐成为世界的发展框架。”^[6]发达工业社会的全球化运动与空间生产有着紧密的联系。空间生产和全球化互为条件,空间生产必然向全球化发展,全球化是空间生产的必然结果;全球化为空间生产提供现实条件,空间生产是全球化的必然选择。空间生产和全球化的中介力量是资本。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凭借空间生产转嫁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是资本主义殖民本性的体现;空间生产的实质是资本在全球空间的重组,是资本主义垄断本性的彰显。两者都是由资本增值逻辑推动,为资本获取更多利润摇旗呐喊。如今,全球城市化趋势已充分体现:所有空间在资本同质化的作用下都变成一种商品,被纳入消费领域;全球城市空间生产的趋同;资本主义危机的循环和转移。在全球化的城市空间生产中,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格局。资本的全球化生产,加剧了地区的不平衡,造成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空间生产带动资本增殖,让资本运作规模逐渐调整到内部空间,从工厂调整到城市空间结构,最终形成全球空间,即形成一个全球性的资本积累地理空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全球城市成了人们空间规划的模板。凭借全球化,城市空间生产获

得了合法性基础,并且掩盖了日常生活底层的声音和边缘空间的话语。资本主义都市空间伴随着全球化而不断扩张,也让抽象空间权利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导致了国家关系的极端物化。城市规划的实行者凭借头脑中的社会等级秩序,对城市空间进行排列组合。全球城市是霸权话语的体现。城市空间规划把国际化程度作为重要的思考指标。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是许多国家的追求。而各类金融街、开发区也拔地而起。资本主义把自然空间变成冷冰冰的水泥地。一切空间都成了商品。城市空间起到了工业机器的作用,制造了发达工业社会的一切交往关系。城市空间应该表达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制造出差异空间,激活单调的生活,以便让人的本真欲望得到实现,让人类的本真需求得到复归,让统一的文化取代了破碎的文化。全球化就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就是将差异空间归纳为僵化的模板。城市空间是剥削和压迫的空间,也是潜藏着革命力量的空间。空间要素在不断加快资本空间流动性的同时,形成一种循环的全球市场经济。从内部形式上看,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高速运转形成城市统治农村的地理格局。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本和劳动力在空间上的集中,让城市的无产阶级也意识到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因此,现代交通运输让区域性的斗争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阶级斗争。从外部形式上看,资本家为了转移国内的经济过剩和阶级矛盾,为了顺利积累资本、扩大商品销售市场,把资本的生产场所从国内扩展到国外,形成了统一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空间,让无产阶级有了联合的可能。

3.2 城市空间生产是资本扩张的结果

城市空间生产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实前提。“有一种空间政治学存在,因为空间是政治的。”^[4] 城市化本是工业化的产物,但随着资本增殖逻辑的发展,城市空间越来越变成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集中场地,工业化反而需要城市化提供动力,并成为城市化的附庸。城市化成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条件。作为生产对象的城市空间生产,表现在原材料的聚集、资源的流通,而且空间本身也被生产;作为消费方式的城市空间生产,展示为工厂或车间机器产品的输出、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劳动力的买卖等。城市空间生产吸引民众的目光转向消费领域;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城市空间生产,呈现

为媒介广告的制作,政治口号的宣传等。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资本主义把生产关系推广到全球空间,深化了城市化进程。科技的进步让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工业生产引起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加剧了城乡空间的二元对立。资本主义在全球推广自己的价值,建构起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公共空间体系;资本的不断增殖的内在逻辑,使所有生产工具、运输设备和通讯工具迅速发展,改进了人际交往的空间形式;通讯工具的迅速发展,形成全球普遍化的空间网络系统;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使所有的元素都处于流动性空间之中。列斐伏尔把全球化与城市化结合起来考察,揭露资本增殖的矛盾。资本主义在扩张中,让全球空间发生了异化。发达国家凭借殖民和剥削获得了霸权,而反抗的声音被消解在全球化的宏大叙事中。全球化表现出巨大的吸引力,让一切国家都以它为榜样。这种虚假的标准渗透进日常生活,激发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城市空间成了资本主义获取利益的工具。空间变得像机器一样,不但生产社会关系,还生产政治意识形态。城市空间布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角落。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是同谋的关系。资本主义将城市空间改造为“第二自然”,使资本主义能够苟延残喘。空间生产遮蔽了经济利益的尖锐对立,掩盖了政治压迫的残酷性,但空间异化是真实存在的。城市空间生产的不均衡性,使得城市空间呈现均匀性和重复性特征,与此功能相适应,发达工业社会的城市空间生产竭力遮蔽差异和矛盾,遮蔽那些因为环境和历史、身体和种族、年龄和性别等引起的空间矛盾。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长期被压抑的多样性内部空间存在一个尖锐的矛盾,必将导致社会主义空间产生。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空间必将存在多元差异的空间。只有阶级斗争可以防止全球性空间生产的布展,消除空间生产造成的地理失衡。只有集体诉讼才可以消除分歧和抵制反对派在逻辑和系统内的经济增长战略。空间生产与人的消费社会需求,产生了激烈冲突,导致了政治斗争。列斐伏尔揭露了空间生产造成的空间异化,并以文化革命为策略。他主张生产出差异和异质性空间,达到区域自治,夺取城市空间的控制权。

3.3 城市空间生产是工业化的展现

城市空间生产体现着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

从资本增殖逻辑角度考察发达工业社会城市空间生产的方式和机制,开启了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视角。城市空间生产的背后推动力量是资本增殖逻辑。城市空间的规划和建设都是工业生产的结果。空间生产把街区、单位机构、土地、市场和其他优势的空间元素以及辅助的生活空间和空间的管理机构等元素拼凑为城镇。整个城市成了绞杀人情感的机器,成了资本增殖的游戏场。发达工业社会的城市空间生产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产力,既能创造剩余价值,又是消费对象。城市空间生产具备资本增殖的一切特质。城市空间的诸多生产要素,如土地、建筑物、市场都参与到资本运转当中,服务于发达工业社会的城市空间膨胀。城市空间膨胀始终伴随着资本关系的蔓延。因此,城市空间生产,意味着资本增殖、实现利润、资本关系蔓延。当各种生产关系无法协调时,发达工业社会的各种弊端和危机就会暴露无遗。城市空间生产就是机械化工业生产的扩张。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生产是发达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体两面。城市化促进了工业化进程,也顺应了工业化的历史趋势。资本逻辑在城市空间生产中的运转,制约着生产技术水平,一方面,资本逻辑推动下的城市空间生产引导着劳动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劳动协作配合城市空间生产相对扩大了工业生产的规模。空间生产的场所已经由工厂、企业转向日常生活领域。空间生产不仅让资本赚取了巨大利益,而且强化了资本对社会的控制。城市空间的布局是按照资本增殖的逻辑进行的。资本让商业占据城市中心,让人居住在郊区,淹没了日常生活。这导致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城市空间规划蕴含着资本关系。居民搬迁到郊区也是为了适应工业资本增殖。城市空间生产造成了很多边缘化空间,又将资本增殖逻辑扩展到一切空间。社会矛盾也转换为空间中的矛盾。城市空间的开发和生产从源头上来说,是依赖资本“刺激”和驱动来实现的过程。列斐伏尔考察了资本循环与城市空间生产的关系,并对资本流通中的第一循环和第二循环做了界定和划分。第一循环指称的是资本在空间产品领域的流通,涉及空间产品生产的投资;第二循环指称的资本在再生产领域的流通,涉及资本增殖的投资。城市空间生产让过剩的资本转移到空间扩张和增殖上面。“无论在哪里,全球性剩余资本部分的形成和实现在工业部门

出现下降,那么在房地产倒卖、建筑地产开发中所实现的比重就会上升。”^[4] 资本第二循环的投资缓解了资本在第一循环中制造的矛盾,资本的循环与资本主义危机紧密相联。资本让一切空间都变成能够交换的商品。空间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生产性的。资本主义为了实现更多利润,转向空间流通。空间生产把人包裹在了环境中,人成了孤独的空间单位。人塑造了空间形态,而社会实践又生产出了新的空间。当人的意识渗透进空间,政治意识形态便悄然操控了空间,让空间具有了社会意义,让资本增殖逻辑绑架了空间。

3.4 城市空间生产具有破坏性

资本主义将大量投资放在城市空间生产,让城市问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现代工业社会在生产力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否定因素。否定因素不是来自发达工业社会的外部,而是源自其核心部门。所以,变革将产生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核心”领域,即国家的区域中心城市。城市危机已经不是由于生产过剩带来的问题,而是由于生产关系再生产引起的矛盾。为了达到购买和销售货物在时间和空间规划上的最大资本增值的目的,资本加快了流动和运输。缩短资本的流通时间,对消除资本流通壁垒和剩余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资本不断摧毁已有的空间形态,不断破坏自然空间。“自然空间”尽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载体”,而且在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中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但它与“社会空间”的“对抗”中逐渐败下阵来。资本一方面寻求摧毁所有的区域壁垒,取消社会交往的限制;另一方面赢得了全球作为其市场,形成世界历史。更多的资本积累,更快的资本市场流动,才能为资本市场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资本家凭借便捷的流通和充裕的资金,寻求更多的空间来拓展市场,力求通过速度摧毁空间的自然布局,以适合资本空间生产的要求。城市空间生产不仅反映了国家政治进程,而且直接制约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空间规划与政治决策相连,被意识形态支配,反映了规划者重塑空间的意图,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有着技术理性倾向。城市空间不仅是各种历史和自然因素的产物,而且是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的结果,是一种由物质实践所组成的社会结构。“政治权力支配或寻求支配空间;纪念碑、广场的重要性被城

镇公民论说,他们以非政治的态度来处理空间,……不像宇宙和教堂有政治意义和目的。”^[8]因此,城市空间规划掺杂着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发达工业社会不断兴建商业大楼,而居民的住宅却被边缘化。城市中心的规划就始终充满矛盾。城市中心是优秀建筑遗产,但中心也带来了交通拥挤,迫使城市向郊区发展。城市中心意味着统一和支配,意味着集中控制,体现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性。失去中心,就会混乱,陷入危机。人类经过实践驯服了自然环境,也造成了生态破坏,于是人们要求保护环境。“所不同的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相互混淆,认为增长自然会带来发展,数量终究能带来质量,这种增长观念(意识形态)一直是一种不健全的表现。”^[9]今天,城市化趋势表现为城市空间的急速扩张和社会空间的全面都市化。城市生活节奏加快,都市空间被碎片化,失去了自己的权利。资本凭借资源、信息让全球空间生产进入资本逻辑,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人们不复畏服客观规律,而是支配自然,人们凭借价值法则,建构了市场经济社会,采用的是机械生产。城市空间生产力的进步是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而这些代价居然被炫耀。环境破坏造成空气亮度下降,需要照明的额外耗费,而这竟然被看作是社会财富。自然资源的守恒性,让城市空间生产无法永远获得增殖,最终只能消耗殆尽,走向死亡之路。城市危机和生态问题,让学者尝试以不同视角对后现代城市的本质、城市空间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解析。

3.5 城市空间生产引发区域自治的需求

城市空间也体现政治的等级,城市空间生产并没有让社会生活达到和谐统一,而是加剧了分化。城市空间生产是一个制造等级的机器:在空间分配方面不仅存在不平等,而且还存在不透明,即造成了“空间隔绝”和“盲目拜物”两种逻辑的对立。空间政治远离真实的生活,制造了虚假的幻想。空间产品似乎搭建了一种初级的民主平台,让公民在空间生产面前取得了平等的机会。但是这种平等是表面的,在空间的异化前,它没有丝毫意义。城市空间代替等级、地位、身份、货币成为新的社会区分媒介。不平等集中表现在空间所有权的不对等。空间生产活动的参与个体是麻木和孤寂的,既不能自主地与他人交流,也不能展示自己的观点。消费

者因对空间生产体系的顺从,丧失了自由选择的权利。消费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资本主义的价值模式。因此,空间生产中没有自由和平等,只有强制和服从。列斐伏尔着重考察城市空间扩张与增殖的关联目的是要批判传统逻辑斯中心主义造成的城市规划失误,建构灵活分散的城市空间格局。城市空间不仅是生产和消费场所,还是社会生产的组成要素。城市空间生产让决策机构集中于大都市和城市中心。贫民窟和都市中心区的差异越来越大。空间生产凭借空间剥削巩固了统治,又生产出自己的威胁者。空间充满阶级冲突和矛盾。资本主义的一体化也受到区域化和边缘空间的抵抗。革命的目标就是生产差异空间,这要通过打破资本空间生产的殖民统治、实现区域自治来实现。大城市人口的过分集中,造成了种种矛盾,也要求人口的分散居住。区域自治原则不仅要拒斥国家对日常生活的干涉,也要反对斯大林集体主义对公民生活的控制。资本主义国家也向地区下放了一些权力,以保证整体权力运作机制,但这不能改变城市空间生产的僵化模式。城市化并非是同构过程,而是发达工业社会矛盾的集中展示。城市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现代都市充满冷漠,打破了宁静的乡村生活。城市空间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也制造了剥削的工具,如日常生活、城市空间等。全球空间生产刺激了消费,却压制了个性和差异,导致城市空间异化。因此,需要将生产指向社会需要,限制增长,制定科学的空间规划。列斐伏尔声称,在后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城市空间生产里,最重要的是让日常生活挣脱工业资本的牢笼,实现公民生活的自主选择。城市空间是资本增殖的载体,是为了资本主义霸权而产生的空间聚集。城市空间已不仅仅是一个具有物质属性的静止的社会关系的载体或容器,而其本身就是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城市既是建筑的集合体,又是资本的堆积物。在这种空间内,实现了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继续生存和发展。城市空间批判是为了倡导都市空间变革,以反抗发达工业社会对城市空间的异化统治。“列斐伏尔把空间和政治、经济、阶级结合起来,构成了其社会批判伦理的多重维度。”^[10]没有弥撒亚精神,没有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有效的实践。列斐伏尔非常注重考察资本的空间生产逻辑。他寄

希望于未来,坚持启蒙和自由,并声称,没有幻想就没有思想。他主张,凭借日常生活消解传统理性哲学对空间规划的同质化影响,建立乌托邦的城市理念。列斐伏尔的批判理论不仅具有人道主义色彩,也具有无政府主义特质。

4 城市空间生产批判理论的中国意义

城市空间批判理论揭示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现实。列斐伏尔在发达工业社会经济格局调整的时刻,对城市空间生产作了详细考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完善的空间生产论述。他的贡献,不仅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当代学术影响力,而且为人们考察当代社会的城市空间生产过程提供了思路。他将城市考察置于资本主义的整个运作方式中。社会生活由农村步入城市是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资本造就了繁华的都市。城市空间在资本增值中有独特贡献。列斐伏尔从空间维度理解城市,开创了城市研究的新视角。他对城市空间的批判有点偏激和片面,而过分强调资本增殖对城市化的意义,从而带有主观(形而上学)色彩,制约了其理论突破。

4.1 中国城市化问题

4.1.1 行政干预严重制约着城市发展

城市之间的行政界限严明,城市的发展取决于上级政府的重视程度,而不完全是本身的经济建设。城市根据历史地位、政府级别和规模划分为县级市、地级市和直辖市三种级别。城市的行政级别不同,城市权力就不同。行政级别不但扼杀了城市的创新能力,也阻碍了城市间的交往。由于行政级别的限定,国家特别重视大城市的发展,把资源和资金都聚拢于大城市,致使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城市贫富差距背后是权利差距。一方面,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房价越来越高、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越来越不适于生存;另一方面,一些中小城市因为房子过多而购买力不足,成为“鬼城”、“睡城”。为了缓和界限分明的行政界别,国家从一些大城市中划分出了大连、青岛、厦门、宁波、深圳5个计划单列市。这些城市的政府,掌握省级的经济管理权,财政收支可直接与中央政府结算。因此,城市之间的权利差距,不仅阻碍了城市发展,而且造成了等级和不平等。

4.1.2 城乡矛盾突出

我国长期实行优待城市的政策。城市高楼的拔地而起和乡村的日益衰退,形成鲜明对比。与此同时,乡村沦为城市的附庸,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为城市创造了大量财富,却由于行政管制和户籍制度而无法在城市安家,即使子女教育和福利劳保也无法得到保障。乡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离城市的远近。城市郊区的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发展起来,虽然也因为征地发生矛盾,但基本上提高了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偏远地区的农村,仍旧生产力落后,那里的居民有的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在农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农民只能靠出去打工为生。由此,形成留守儿童问题。都市空间形态在落后的乡村废墟中建立,不是现实和特质,而是社会关系的汇集地。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逐渐被掏空,变得毫无希望。国家虽然实行了一系列富农政策,但却不能改变城乡差距。

4.1.3 市场体制不健全,让城市化无序发展

市场改革的阻力来自计划经济的遗留问题和庞大的利益集团。市场不健全,既让城市之间缺乏交流,也让城市资源挥霍无度。资源配置的主力是政府,而不是市场,让行政审批权成为腐败的温床。政府对市场主体缺乏基本的信任,层层审批,不仅阻碍了市场流通,而且扼杀了市场主体的自由和创造能力。国家一再坚持削减行政审批项目,但由于触及各方利益而阻碍重重。行政审批既扼杀了城市之间的竞争,也造成了城市之间的不平等。有些行政审批权是不必要的,既增加了不必要的资源配置费用,又让市场主体处于无序竞争状态。城市要发展必须依靠平等、自由的竞争环境。

4.1.4 低端的生产方式,让城市化产生了严重的生态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不发达国家,面临着严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为了发展经济,资源被无节制的利用。“在一个迅速城市化的世界中,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之间的所有连接问题都不会全部停留在受环境危害不同影响的各个社区的边界上。”^[1]城市环境问题集中表现为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中国的能源过度依赖煤炭,导致排放了大量NO_x、SO₂、CO₂等有毒废弃物,让空气失去透明,让河流变得污浊。当前,我国城市普遍面临严重的雾霾,影响了公民的身体健康。“雾霾”更多是人祸,是不合理利用资源造成的。城市环境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城市

空间的膨胀和城市人口的爆炸,而根源是低端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

4.2 城市化问题的解决

解决城市化问题,既要处理好市场配置和政府调节的关系,又要处理好城乡关系,还要处理好城市环境问题。如同弗里德曼指出的“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文明国家,中国的城市化研究必须综合历史延续性和独特的时代特征两个方面。”^[12]因此,城市化问题的合理解决,要立足国情,在发挥政府的调节功能时,让市场主导城市化进程。

4.2.1 城市的发展,应当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改革关键在于规范和制约政府职能。政府要将领导、管理职能变为调节、服务职能,要将事前的审查、管理转换为事后的监督、协调。城市和企业的发展,应由事前审批变为事后注册。实际上,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如美国、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就废除了政府对企业设立的审批。政府的错位不仅阻碍了城市发展,而且制造了社会矛盾,降低人们的幸福感,引发暴力冲突。政府的错位集中表现在高房价上。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政府代表公民处理土地。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出让土地,地价过高引发房价上涨。政府牢牢掌握土地资源,银行在贷款上设置种种门槛,而需求越来越旺,让供需失衡,导致房价越来越高。但需要指出的,高房价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发展不平衡,是由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决定的。因此,需要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做好法制建设,以改变我国不发达的现状,追赶上工业化文明。

4.2.2 协调城乡关系,需要发挥政府的调节功能

城市空间生产不能消除社会的等级,等级和区分是空间生产的潜在逻辑。城市空间生产的高速运行不代表着民主和平等,而是产生了新的城乡等级和不平等。从统筹城乡的角度来看,对于不愿意进城或者进城成本较高的农村居民,要保护好其对土地的持有权。要持续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和政策保障,放开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实行土地确权,提高农村生产力。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农业社会,土地是人们衣食住行的主要来源。而随着城市时代的到来,无论创造的财富还是生产占有率,土地都让位给工业。农业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城市化发展中,要重视农民的利益。协调城乡关系,既要缩短经

济差距,又要平衡城乡权利。

4.2.3 城市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改变城市空间生产方式

城市空间生产不仅造成了日常生活的破碎,也破坏了生态环境。城市规模膨胀、城市人口激增和工具理性是导致城市生态问题的根源。解决城市生态问题需要有效控制城市规模,促进中小城市发展,合理布局城乡人口,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城市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强大的经济能力,也需要科技的进步,解决城市环境问题,要大力发展环保行业和技术,提高人们的环保素养。△

【注释】

- ①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1901 - 1991) 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西方学界公认的“日常生活批判之父”,城市空间批判理论的发起者和主要代表。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空间生产进行了研究。主要著作有《接近城市的权利》(1968),《城市革命》(1970),《空间的生产》(1974)等。
- ②“空间生产”是列斐伏尔提出的概念,被后人当作一种理论和生产形式。因此“空间生产”既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是一种理论。“空间生产”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空间资本为实现其增殖本性而进行的空间商品化循环过程。城市就是一种空间商品,城市空间生产的背后推动力量是资本。

【参考文献】

- [1]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Oxford: Blackwell, 1991: 53.
- [2] 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85.
- [3] [法] 亨利·勒菲弗. 空间与政治(第二版) [M]. 李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6.
- [4]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Allan G. Johnson, Blackwell, 1999: 307.
- [5] Stuart Elden.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181.
- [6] 包亚明. 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67.
- [7]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s, 1973: 312.
- [8] Henri Lefebvre. Rhythm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96.
- [9] Peter Saunders.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6: 161.
- [10] 孙全胜. 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的出场形态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14(02): 29 - 34.
- [11] [美] 大卫·哈维. 希望的空间 [M], 胡大平, 译.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94.
- [12] Friedmann, J. Four These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iz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6,

30 (02) : 440 - 451.

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城市空间批判。

收稿日期: 2014 - 01 - 26

作者简介: 孙全胜(1985 -), 男, 山东临沂人, 东南大学人文

Lefebvre's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Critical Theory and Its Significance

SUN Quansheng

【Abstract】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are different processes developed industrial society;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ontain and promote urbanization; reflect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 industrialization and counterproductive. To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urban space prod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urban revolution and produce differences in space. Urban space is the background resource global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capitalist expansion. Lefebvre's theory of urban space production followed the ideas and Marxist theory, from the spatial dimension complements Marxism for understanding urban problems developed industrial society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 there is an important inspiration.

【Keywords】 Lefebvre; Urban Space Production;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上接第 31 页)

6 结语

本文从行政区划未调整下的乡镇统筹发展的角度,并且运用辩证法中的多重关系分析,结合具体的实例,提出了城镇之间在不改变行政区划的条件下,自发形成统筹发展的相关操作经验,整理出乡镇在未来发展中在空间、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走向统筹的相关具体策略,并希望相关策略能在以后城镇建设中得到进一步的实践和优化。△

(致谢: 在此感谢项目组成员: 张一凡、贺志华、冯淼、沈思思等对本论文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王兴平, 胡畔, 涂志华, 戎一翎. 苏南地区被撤并乡镇驻地再利

用研究——以南京市六合区为例. 城市发展研究 [J], 2011 (10) : 25 - 27.

[2] 魏衡, 魏清, 曹天, 赵静. 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问题与发展. 人文地理 [J], 2009 (6) : 56.

[3] 陈先达.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 : 16.

[4] 陈忠. 关于城市化的哲学沉思——论城市哲学的建构 [J]. 城市问题, 2011 (3) : 4.

[5] 张京祥, 范朝礼, 沈建法. 试论行政区划调整与推进城市化. 城市规划汇刊 [J], 2002 (5) : 28.

作者简介: 周军(1987 -),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研究生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城乡规划学, 区域经济与总体规划方向。

收稿日期: 2013 - 12 - 23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about the Integration Planning of the Towns before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ZHOU Jun, WANG Xingping, ZHANG Yif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ur country has carried on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in many rigons, but many merged towns are getting natural recession and bring new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appeared the phenomenon of excessive reliance o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but they failed to understand only overall development is the real purpose.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project and Marxist dialectic, we summarized specific strategy based on the cooperation and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two towns called Bencha and Hekou. We hope that the relevant practice can giv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mall towns.

【Keyword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Intergration Planning; Town; Dialectic